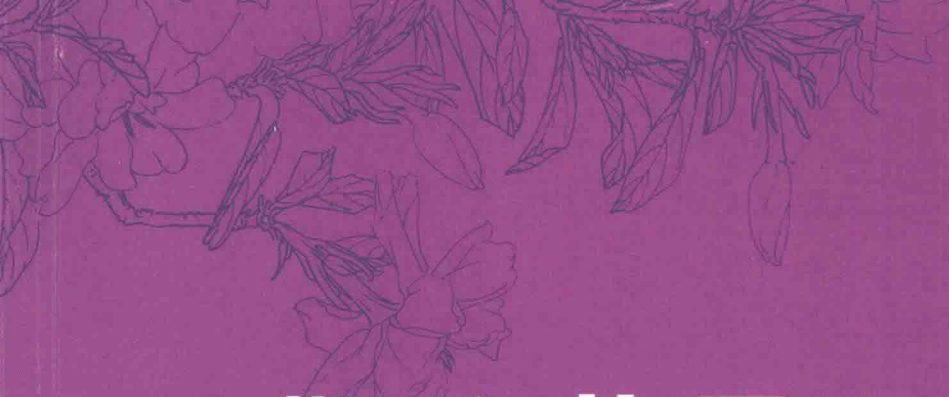




梔子花开

曹蓉 著

梔子花开

曹蓉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梔子花开 / 曹蓉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133-0391-0

I. ①梔… II. ①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9203号

梔子花开

曹蓉 著

策 划: 图 天至文化

责任编辑: 许 璇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郑 岩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1年9月第一版 2011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391-0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第一章	心灵的出逃	1
第二章	猜疑	5
第三章	月光下的邂逅	11
第四章	邀请	23
第五章	木屋的男人	30
第六章	松涛小筑	41
第七章	在雨中	46
第八章	回到爱里	56
第九章	再见，芬芳的夏天	66
第十章	玉坠丢了	74
第十一章	重逢	80
第十二章	伊甸园茶屋	89
第十三章	乌木雕像	99
第十四章	出走	108
第十五章	两人的战争	123
第十六章	征兆	136
第十七章	诱惑树之夜	145
第十八章	你带我走吧	159
第十九章	天堂的爱	161
第二十章	旅途	169

第二十一章	飘满柠檬香的温泉	177
第二十二章	为什么我们要相遇	188
第二十三章	关于父亲	195
第二十四章	破裂	207
第二十五章	放手	212
第二十六章	父子相见	222
第二十七章	婚姻中的隐忍	230
第二十八章	两个女人的对话	243
第二十九章	机场	249
第三十章	终于说出了口	258
第三十一章	让我为你弹一曲好吗	269
第三十二章	爱在此生	276
第三十三章	雷雨	288
第三十四章	请你不要逃走	298
第三十五章	爱是成全对方	309
第三十六章	选择	317
第三十七章	在这个夏天向你道别	329

第一章 心灵的出逃

真正地爱一个人，他一定知道，什么事情是必须停止而不能前行的。所以不管有多痛，都要学会控制爱。

——题记

她在林间散步。

今晚，月光很美。很美的月光，在雨后仲夏的森林。

从“LOVE”森林旅馆出来，她踏着月色，沿林间小路朝河畔慢慢走去。

她换上了那件自己最喜爱的白色棉质长裙，清凉、纯洁、干净，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感觉。风吹着，那一头经了雨的长发湿漉漉地披在肩上，黑而发亮。她习惯性地用手将一绺落在额前的发丝轻轻拂了起来。抬起头，月光穿过松林打在她的脸上，秀美的脸庞略带苍白，像波浪一样的眼神和优美的锁骨线条，透出一种优雅，一种若有若无的淡淡忧伤，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

没有路灯，四周很幽暗，黛青色的山峰隐在夜色里，月光投下一片清影，映照着黑而浓密的松林。

她忘掉了几十里之外的都市，忘掉了那些令她感到迷惘的事，什么也不愿想，享受此刻——美好的宁静，原始的寂寞。

江若雪，二十七岁，一个人，一个成年的小女人，生活在都市里很安闲的成都小女人，有一个爱她宠她的男人，一个舒适的家，却在午后的下雨天跑到了山上。

在这个雨后的夜晚，她独自来到山上，不为别的什么，似乎只是随这场雨来一次出逃，来找容纳她的空间——心灵的一隅，找她丢了的心。

她需要一座森林，找回迷失的自己。

青城山是一座道教名山，一个令她神往的神仙境界。这里离成都并不远，却在很深很深的森林里，仿佛与世隔绝。

她喜欢这座清静的洞天福地，喜欢这片有月光的森林，还有那些温暖舒适的木屋旅馆。山前一条清澈的河流从林中缓缓而过。每次到这里来，她都喜欢坐在河边，看连绵的青峰倒映在水中，看两岸树木变换着深深浅浅的颜色，听从山上那座道观里传来的洞经音乐，清玄而空灵，让心变得宁静。

每当她心灵疲倦的时候，她就会跑到山上来。

这里是她隐秘的安慰。

这一刻，她独自走在曲折的山径上，银白的月光照着寂静的森林。一身白衣飘飘，她把自己变成了仙女。

“我会遇见王子吗？”她想。

她忽然苦笑起来。一个结了婚的女人，还在幻想爱情？尽管自己没有资格去爱，但她笃信爱情的存在。自从无花果砸在夏娃头上，人世间就有了爱情。爱情使这个世界变得美丽起来。

“我是否也拥有了爱情？”她的眼神变得迷茫起来。

其实，她对自己并不理解。作为一个小有名气的专栏作家，丈夫又是地产界的青年才俊。社会地位和优裕的经济条件，还有男人的爱，上苍都给了她，而她都一一接到了。但是，在她的内心深处，好像什么都有，又好像什么都没有。

她无法给自己一个解释。

“婚姻是什么？”若雪曾经以为这是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婚姻就是两个相爱的人牵手步入红毯，走进那个叫殿堂的地方，然后

甜蜜幸福地生活一辈子。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她特别喜欢《诗经·邶风》中这首“击鼓”，光是想想两个人手牵手慢慢地变老，就是一件很浪漫很美好的事，令人期待。可是，自从两年前与徐哲结婚后，她却找不到这种感觉。

真正地爱一个女人，就是要给她一个舒适的家，优裕的生活，让她感到安定、幸福。也就是说，起码他得是一个成功的男人，有房子、汽车，还有地位，夫贵妇荣。作为男人，徐哲认为这些是婚姻的基本保障，他做到了。不但如此，他对若雪体贴入微，不管自己在公司有多忙，也不忘给她打个电话。

但是，徐哲并不知道若雪真正需要什么。

从内心而言，若雪是喜欢徐哲的。尽管她从来没有想过喜欢和爱有着天壤之别，喜欢到爱的这条路并不一定走得通。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徐哲不能没有她。

她是他生命的全部。

闺密冰儿对她说：“以中国十四亿人口计算，男女各占一半。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有多少分之一的机会才能相伴一生？”

“……”若雪语塞。提到数字，她就犯晕。

“能与我们白头偕老的只有一人，概率是一点八亿分之一；两人相遇呢，则取决于你的交通方式。假设是步行的话，你的视线在五百米范围内可看清对方的脸，那么，在大千世界里，你们相遇的概率是五百万分之一；人与人的相知则是五千万分之一，相爱的概率则是五十亿分之一。”

冰儿俨然是个爱情专家。

“知足吧，宝贝。像徐哲这样死心塌地爱你的男人，可是超一点八亿分之一的概率呢！你还要什么？”

若雪不知道冰儿那些绕口令般的数据是从哪里来的。

“我和徐哲在一点八亿分之一中吗？冰儿的话有些道理，我还要什么？可是，爱情怎能用冷冰冰的数字计算呢？爱是一种感觉，绝对不是冰冷的数字概念。”

若雪一边慢慢地走着，一边让晚风整理自己的思绪。经过一个转角，她远远望了望隐在山坡上的一座尖顶木屋。窗户里没有灯光，幽暗而神秘。它可能是建在这里的一所度假屋吧。在那木屋背后的山坡上有一大片栀子，不知花开了没有？

若雪一边想，一边用手轻轻将落在额前的发丝朝后拢了拢，继续朝前走去。

第二章 猜疑

哲：

我去山上看栀子花，两天后就回。我不给你电话了。

雪

雨继续下着，像个喋喋不休的妇人。

成都滨河边，地产大厦十八楼的一间办公室还亮着灯。徐哲坐在桌边，烦躁地将手上的文案扔到一边。他点燃一支烟，忧郁地望着落地窗外的沥沥细雨，镜片背后的眼睛在烟雾里透着疑惑。他没法思考眼下这份重要的文案，满脑子都被若雪的这张便条缠绕着。

她为什么突然就走？成都满街都是栀子，有什么好看的？为什么她还要专程跑到山上去看？绝对是一个借口！

最可疑的是，她是在下雨天出门的，仿佛跟谁早就约好似的，风雨无阻。这让他非常不安。

这段时间，徐哲正在为公司一个地产合资项目与外商进行艰难的谈判。目前，双方在合约条款上互不让步，谈判陷入了僵局。徐哲极看重这个项目，这关系着公司的扩张。今晚，他决定在办公室仔细研究一下合约的内容，想一个能使双方接受的办法。可是，若雪突然出门，这使他完全无法静下心来思考问题。

他焦躁地灭了灯，室内顿时一片暗黑。夜幕中，雨淅淅沥沥地下着，他的心仿佛也下起了雨。

下午他回了一趟家，看到若雪留下的便条后，他顿时像丢了魂

一样，心一下子空了。那是一种莫名的恐慌，好像正在失去什么。

原来即使人在身边都不能以为拥有了就可以不用担心。就算是两个人已经结婚，都不能以为得到了对方。她让他担心，确切地说，她让他提心吊胆。他似乎并没有真正地得到她。

“或许，我因为工作忙，没有抽时间陪她，她感到很寂寞，才出去走走？”想到这里，徐哲的心里泛起了歉疚。

“又好像不对。她没有提过要外出旅行的事，怎么说走就走？难道真有人约她？那个人会是谁？”

便条上并没有说她跟谁一起去，可也没有说她是一个人去。

“我去山上”，什么山上？她为什么不说清楚？显然她不希望他去找她。

“我不给你电话了。”这分明是说，你不要给我打电话。

徐哲在脑子里一遍一遍地回忆着若雪简单的留言，仿佛要在字里行间找出蛛丝马迹。

“难道我说了什么话惹她生气了？”他一遍遍回放若雪走前的晚上，似乎没有什么异常。从结婚到现在两年了，他与若雪从未争吵过，也没有不愉快的事。他悉心地呵护她，体贴备至。即使她要星星，只要可以的话，他都会为她摘下来。

既然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那么，又是为什么？他的眉头皱了起来，疑心越来越重。

若雪是一个喜欢自由、特立独行的女人。她是任性的。除了写作这个爱好外，她还很爱旅游，尤其喜欢一个人去山上或水边，一待就是七八天，甚至半月。

每一次她外出，徐哲的心里其实非常不情愿，哪怕她离开一天，他都觉得难过，失魂落魄的。但是，他爱她，他迁就她所有的任性，甚至，连她的任性也是可爱的。只要她喜欢，他可以忍受孤单，忍受寂寞。当然，这只是暂时的。她就像只不安分的小鸟一样，倦了，

就会回巢。

然而，若雪这次出门，他觉得反常。问题在哪里，他一时找不到答案。黑暗中，他掐灭烟头，把头埋在掌心里，脑海里缠绕着一个又一个问题，

没有电话。平时她外出总会打手机告诉他，她在什么地方，那里的风景如何。现在，他打电话给她，手机却不在服务区。他完全不知道她在哪里，在做什么。徐哲忽然觉得，他不知道若雪在想什么。他完全不了解她。这种感觉加深了他的恐慌。

“难道她跟谁在一起？王言？！”这个念头闪出，让徐哲惊出一身冷汗。他慢慢地抬起头，窗外的雨丝闪着冷冷的蓝光，他的目光变得更加阴沉。其实，他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但一直在逃避它。

王言和冰儿是若雪最好的朋友，他们从大学到现在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友谊。冰儿的蓝色诱惑树小酒馆是三个人常常聚会的地方，有时徐哲也陪若雪去那里喝酒、聊天。尽管王言把感情藏得很深，但是作为男人，徐哲在直觉上感到王言爱着若雪。

其实，两年前他急着与若雪结婚，除了因为他迫切地想跟心爱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外，他心里还有一个小九九——决不能让别人把若雪从他身边抢走，这个别人自然是单身的王言。尽管他对自己十分自信，但他知道，若雪与王言的友谊很深厚，他无法放心。女人和男人的友谊是一条直路，走下去，友谊便会变成爱情。他笃信男人和女人没有友谊。直到他与若雪结婚，他才终于松了口气。

可是，感情的变化有谁能够掌控？有谁能够预料未来？就像开车一样，一不小心就失去了控制。在这点上，徐哲是自信的。他自信有能力掌控一切，包括自己的婚姻。在他的人生阅历中，即使遭遇挫折，他总是能够以百倍的勇气战胜困难，成功地度过危机。

“我必须弄清楚情况。只要问问冰儿就可以确定。”他想。

徐哲把文件放进抽屉，关了电脑，拿了车钥匙与手机，走出办

公室，直奔蓝色诱惑树小酒馆。

“讨厌鬼，别站在身后吓人。”

蓝色诱惑树小酒馆，露天花园霓虹闪烁，冰儿正指挥服务生将一盆栀子花移到旁边。她头也不抬地对悄然出现在身后的男人说。

“哎呀，怎么放到那儿？往右，不，左边。”冰儿对服务生大呼小叫。服务生抱着重重的花盆，不知所措地愣在那里。

站在冰儿身后的男人伸手从服务生手里接过花盆，放到一棵柠檬树下。

“哲哥，怎么是你？”望着正搬动花盆的徐哲，冰儿惊讶得张大了嘴巴。

“美女，看见我有点失望吧？”徐哲直起身，接过服务生递过来的手巾，擦了擦手，对冰儿笑道。

“哪有？地产界的青年俊杰光临本美女的小酒馆，还帮我移花接木，我真是受宠若惊。”

徐哲又笑了笑，脸上的阴郁消失了一点。

冰儿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与若雪同岁，但看起来却比若雪老练。她身材高挑、骨感，一双美丽的丹凤眼，仿佛总是睡眼惺忪，有一种迷人的魅惑。一头亚麻色的卷发像瀑布般披在裸露的肩上，浑身散发着一股慵懒的气息。

她的美与若雪完全不同。冰儿自己也这么评价：若雪是仙女，不食人间烟火的那种。而冰儿我呢，是妖精，天生是诱惑男人的。

徐哲想不明白，两个迥异的女人怎么会成为一对好朋友。女人真是难懂。

“怎么是你一个人？若雪呢？”

冰儿的问话惊醒了徐哲。

“她上山去了。”

“可恶，她不给我说一声就跑了。”

冰儿一边埋怨着，一边把徐哲领到柠檬树下的一张小方桌边，待他坐定后，让服务生送上两杯威士忌。

“若雪跑到哪座山去玩了？”

徐哲喝了一口酒，没有立刻回答。灯光从树枝间洒下来，他的脸处在阴影中，显得很忧郁。

冰儿疑惑地望着他：“小两口儿吵架了？”

……

“哦，想老婆了！”冰儿恍然大悟，嘴角浮起一丝顽皮的笑。

“冰儿，你真不知道若雪去哪里了？”

“我现在才知道。奇怪，若雪每次去哪儿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我，这回居然悄悄溜了。她回来，看我怎么惩罚她。”冰儿气哼哼地说。

看来冰儿确实不知道若雪去山上。“那就更可疑了。”徐哲心里想。他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脸色更加忧郁。

“王……王言没上你这儿来吗？”徐哲试探地问。

“这家伙两天没露面了。他不来才阿弥陀佛呢，我的酒都快被他喝光了。”提到王言，冰儿就有一股莫名的怨气。

“若雪走了，王言也没消息。是巧合，还是……”徐哲强行按捺住内心的愤怒，喝了一口酒。

“王言会不会去山上了？”冰儿自言自语地说。

“山上？”徐哲心里一紧，直盯着冰儿。

“我听说他的父亲一直独居，好像住在什么山上。”

“在哪里？”

冰儿摇了摇头：“我不太清楚，我也是才听说的。王言从不讲他的父亲。”她呷了一口酒，无意中看见徐哲阴沉的脸色，不由惊愕地张了张嘴。“哲哥，你，你不是……想到那儿去了吧？这是哪儿跟哪儿，八竿子打不着。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哦。我、若雪和王言，

我们三个可是铁哥们儿。”

.....

“哎呀，我瞎猜的。王言从小跟他母亲和继父生活在一起，他对
他父亲好像没有感情，我猜他根本不可能去看他老爸。”

“我没想什么。”徐哲说。

“那就好。”

徐哲拿起桌子上的酒杯猛喝了一大口，一股辛辣的感觉刺激着
他的神经末梢。“这就对了。山上，他们一起去了山上。”

“那是什么地方？在哪里？”

他甩了甩头，思维一片混乱。

接下来，他不知道究竟喝了多少杯，感到胃里像烧灼一般，好
像要爆炸了，头脑更加昏胀。

“哲哥，你没事吧？”

“没事，我打个电话。”徐哲甩了甩昏胀的头，对冰儿说。他掏
出手机给助理打电话，“宋助理，请到诱惑树来一趟。我喝酒了，
不能开车了。”

十多分钟后，宋助理赶到。徐哲起身向冰儿告辞，离开了酒馆。
冰儿望着徐哲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眼中掠过一丝担忧。

徐哲坐进副驾驶座，对宋助理说：“宋助理，你帮我查一件事。”

第三章 月光下的邂逅

若雪不知不觉走到了河畔。

音乐从森林中传来，藏族歌手亚东那沧桑而柔情的歌声飘荡在宁静的夜空，在月光下萦绕。

她寻声而去。

穿过一片幽暗而茂密的树林，歌声越来越近，潺潺流动的水声，如优美的伴奏。波光闪现，眼前的景象就像电影里的镜头，顿时让若雪惊呆了。

静谧的河畔，越野车的前灯射出一束炫目的亮光。一个高个子的男人雕塑般地面向河水静立，凄美的月光落在了他的肩头，俊逸的侧面，深沉而又孤单的身影，在更深更静的夜里，宛若对面如墨的山峰，令人盲目地怦然心动。

你有一个花的名字，美丽姑娘卓玛拉。你有一个花的笑容，美丽姑娘卓玛拉……

那来自高原的歌声从车内传来，仿佛从男人心口飞出，倾诉着深沉的爱与无尽的思念，好像在深夜的天空纷飞的月光雨，淋湿了若雪的心，唤醒了沉睡在心底的柔情与爱。她忽然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出来，自己需要什么。她的眼中刹那间噙满泪水。

似乎感觉到什么，男人蓦地转过身，吃惊地注视着站在不远处的白衣女子，仿佛她是忽然出现的森林仙女。

男人避开晃眼的车灯，朝若雪大步走过去。她不由自主后退了一步。

他放慢了脚步，慢慢走近，尽量不惊吓到她。他在她的面前站住，用满含惊愕的眼睛望着她，夜风翻飞着眼前女子的白色裙裾，长长的发丝轻轻飘起，微微拂过她秀美的面庞。

月光下，她波浪般的眼眸闪烁着泪光，仿佛触碰了男人内心深处温柔的角落。他注视着她，目光流露出男人的柔情与怜惜。

“你怎么哭了？为什么难过？”他问。

男人磁性的声音、温暖的眼神，让若雪的心头一暖。她没有想到男人的第一句话会这样问她，那口吻就像遇见熟悉已久的朋友那样自然，充满关怀。

她的眼泪快要掉下来了。

“你喜欢这首歌？”男人双手交叉抱着胳膊，凝视着若雪的眼睛。

若雪望着他，认出了那双眼睛，像夜空中深邃而明亮的星星！

“是他，是送雨衣给我的那个男人！”若雪惊讶无比。

原来下午若雪上山时，正下着雨。她没带雨具，全身都被雨水淋湿了。就在这时，山路上走来一个身着雨衣的男人，他将雨衣脱下来，塞到若雪的手上。若雪还来不及反应，那个男人便头也不回地走了。当时，深灰色的天幕黯淡下来，雨线细细密密，若雪看不清男人的脸，只记得男人雨帽下面那双目光深邃的眼睛，她从来没有看过如此深邃的目光！

这一刻，借着皎洁的月色与雪亮的车灯，若雪看清楚了男人的样子：一张英俊的脸孔，面部轮廓分明，高而挺直的鼻梁，沉静的目光，脸上的皮肤颜色有点深，是那种被阳光强烈照射后形成的黝黑色。他穿着一件淡蓝色短袖T恤，松松地塞在深蓝色的牛仔裤里。不知道为什么，若雪感到他身上有一种令人心动的气质。

这个男人就是楚星辰，四十五岁，但看上去最多三十七八岁，比